

閩人辛言集

南洋商報 叢書第二種

社會道德

道德爲國家社會之治亂問題，此乃今世所公認者；蓋社會之中心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雖明齊短長，開結分寸，亦難逃遁其纖毫；目前之社會道德，上者類多殘忍，不擇手段，妄行而不可控制，猖狂而不知所往，遂性猖忿，忍心害理；詭隨無狀，以致無良叢集，玩物喪志，貪婪無信。下者則畏縮冷淡，趨炎附勢，虛華盛而忠信微，刻薄稠而純篤稀，蹈虎尾而不知其危，涉春冰而不覺其險，既無公德，又乏責任，習非勝是，摹倣成性，淺爲尤悔，深作敦害，亦卽如論語之所謂「言寡尤行寡悔」者也！

今日之講道德說仁義者，必被目爲食古不化，朽邁衰老，非迂卽腐；而所謂新人物之中，則以爭權奪利而自誇耀，以刻薄剝削爲練達，能逢迎實力者謂爲識時務之英雄，能朝秦暮楚者號曰知進退之俊傑，是故芸芸衆生，競習奸詐，騷擾青年，風頭是尙，長者藉之以求聞達，幼者從中而飽私囊；南洋社會，歷來則缺乏安定秩序之道德基礎，至此傾頽益甚，無上無下，不論善惡，有財有勢，皆受歡迎，雖爲漢奸走狗，亦被推崇與擁護。趨附之輩，則脅肩諂笑，如蟻之附羶，如蠅之逐臭，鮮廉寡恥，禮義愈僞，有財有勢者放縱愈甚，而趨附者則卑鄙益劇，於是相習成風，不以殘忍爲惡，不以阿私爲非，反以損人利己，黨同伐異爲志士，英雄之慾，已成爲社會之流行病症；以權爲可獨佔，以勢爲可獨張，以利爲可獨享，以僞爲可自固；故不以無信爲惡，不以無義爲非，遂則以誘惑爲藝術，以攘奪爲公理；而畏縮冷淡者則往往自標清高，不求聞達爲得意，反以盲從省事爲合時，袖手旁觀爲聰明，訶諛奉承爲禮儀；社會既以殘忍互相標榜，故酷毒害理，亦則層出而不窮，人人以貪婪是競，聲色犬馬，自必貪多而無厭；因是畏縮而至長惡，冷淡而至鄙善，城狐社鼠，便則四出肆暴，擇

嗟良民，誰能有幸生存，亦必嘗盡千辛萬苦矣！

社會之道德問題，即爲各個人之切身問題，各個人有道德，而社會亦則有道德，此理昭然；今日之社會人羣，已爲愚，貧，病，昏之四大經緯，交織而成，吾國人素恃聰明不願學，然亦往往自豪其無所不學，即學亦不求甚解，雖學亦呆板自限；所學之目的在名利，非求真理，所謂修身正心與誠意，類多側重於消極，而於權位義利之相關，殊少問學，且爲封建思想所蔽與摧殘，故人生原理，羣生大義，生活技術，生產效能，即有所學，仍未及之；故人與人之間，習尚於私德，而忽略於公德，志在名利，無責任之公感，不計整個社會之利害，不較整個人生之得失，此無公德心之所由來也。

我國歷代之教訓，即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，幼少須勤學，文章可立身，滿朝諸子貴，盡是讀書人」，此種套語，至今尚有遺風餘韻；讀書人無不冀期立達，而立達之終極，乃在權位與名利而已，而服務之精神及能力，則未計量；故陞官已成爲普遍之思想病，發財便成流傳之精神病。南洋社會，男無分長幼，女無別老嫩，莫不煊染發財之精神病；此種通病，由來已久，舉凡習識階級，抑或庸夫俗子，甚至於愚頑婦女，人生觀諸多未諳，然而生活之嗜好，則日新月異。衣服飽食，住行娛樂，不但方式已新，內容亦異，而與人接物，在數量質量兩方面，均有歐風美雨之象徵；在現代化之生活，非僅欲求其足，且謀其豐日美與雜矣。欲慾繁雜，消費無限，榮華富貴，不問是非，均有所昏眩焉；是即昏於過度奢侈之惡習，眩於時尚浪漫之作風，並昏眩於我固有之道德爲一無足取，然而久傳封建之遺毒，且再而張之。於是殘忍，貪婪，無信，畏縮，冷淡，趨附，亦則各行其是，各成其說，但求目的，不擇手段，竟無所謂天理良心，如此社會道德焉得不敗壞哉？

今日所謂不道德之思想，言論與行爲，實始於貪，由貪而婪而殘忍，而無信；貪易避難，貪簡捨繁，貪得忘失，貪小失大，社會上之明搶暗劫，亦莫不種因於貪；有因貪而身繫囹圄，有因貪而磔屍街衢，或因貪而身

敗名裂，或因貪而骨肉離散；蓋貪則無廉恥，既無廉恥，便無是非，既無是非，亦則無善惡矣！貪雖出於天性，亦有爲環境所造就，昭南時代，會社之不道德，罄竹難書，男女老幼，鮮廉寡恥，一飯則可出賣靈魂，一打立則喪心病狂，鮮廉視係應該，寡恥認爲本份，殘忍便算英雄，無信號曰機警，三綱五常，墜毀無餘，社會之不道德由來已久；縱覽史乘，遍讀經典，我國實一倫理觀念之國家，曾經歷代變亂，古風猶存，五倫之封建意識，保留不替，進德修業，雖爲本務之功，惟自己身心，大多未能臻善，甚至於不進亦行不修，是以再經一次之動盪，社會道德，亦則更難設想矣。

人性天賦有善惡，有生而爲善，亦有生而爲惡；然天賦之善惡，並非不變，如處理得當，雖善亦可趨於惡，能勤奮改革自新，雖惡亦能臻於善；故人性之善惡，雖出乎其本然，苟能正修習之教，而去粉飾之誘，亦不難去惡而就善；告子曰：『性無善無不善也，或曰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』。『是故文王興則民好善，幽厲興則民好暴，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，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桀爲父而有舜，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。今日性善，然則彼皆非與！』如是觀之，人性非惡，然亦非善；人因可以爲惡，亦可以爲善，惡可不學也，善必須學，爲惡最易，爲善殊難，所謂『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』，卽如是之謂也。惡可不教，善必須教，西晉云：『愚爲最大的罪惡』，揆之古今中外，至爲確當，愚而不明，然後可迫不道德，未有明而爲不道德者也。所謂『智者不爲』，卽不爲不道德之舉；是故君子見利思義，與小人見利忘義，適成南轅北轍，吾人暫時雖不能止貪，然亦務必去其愚，自古以來，善可學矣，今則尤易學也，善可教矣，今則尤易教也，惡不可學，必須止之，愚可滅矣，必須絕之。

社會既不能獎善罰惡，則必自私而貪心愈縱，循此而至無限度；貪既出於天性，雖不能止，亦可引之於正道，故吾人欲挽救社會道德之危機，必須從教育入手，使人之能明僞，醜，惡之所以然，必將盡心致力籌以去

之，使人人能知貧病昏之所以然，必將設法計劃以解之。

社會道德之墜毀，應用社會教育以挽救；所謂社會教育者，亦即如家庭，社團，戲院，自身，社交，宗教，演講，書報，圖畫等類。蓋社會教育，既可砥愚，兼可止貧，既能治病，亦能解昏，其效能較之學校教育，不遑多讓，除砥愚，止貧，治病，解昏而外，尚可破惡習，增生產，廣善念，發良知；在此思想自由，言論自由，出版自由，集會自由，信仰自由之南洋，固不限於政治之人寰。

社會教育，並非難辦，其他如所謂模範人格，模範家庭，模範學校，以及模範團體，模範館院，模範飯店等，亦皆可為實際之教育，以改良社會道德，可以收事半功倍之効，如此一人努力於社會道德之生活，百人千人亦可如之。上者有道德，下者自能潛移默化，一家成就，餘家隨之，一校有効，餘校望風景從，一團體可觀，其餘團體將必更有可觀，此挽救社會道德墜毀之良法也。

世象與人性

我們睜開眼睛去看世象，總會覺得不安的現實，以致憂慮的心情，沒有一天可以放鬆下來！眼前人類所表現的人性，是應該要有一種新的估價，由現行的法律說起來，當然是一種犯罪的勾當，我們推究這種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戰後起了心理變態，另一方面，正是前進的職業專家所煽動的效果；因為心理早已變態，再加上煽動者的不斷播種，這兩種因素的煎迫下，立刻可以釀成了一種令人足以憂慮的世象了！因此便有許多人在嘆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其實今日的人，要有昨日的心，那是非常困難的；今人之所以勇於自絕，勇於輕舉妄動，

表面上說是因過份的煩燥與痛苦生活的緣故，但是暗影的誘惑，是夠他們走上犯罪的途徑，所以也難免「杯弓蛇影」，事實的歪曲，那是更加厲害了！

現在這種犯罪的行爲，很不幸的已經成爲一種風氣了！我們知道這種風氣，是以盜竊劫奪爲經，再以放火焚燒爲緯，至今已經是織成了殘害生命的現世圖案了；以前這種風氣，只流行於少數不知天高地厚的不肖青年，和流氓地頭蛇之輩，現在連一些樸樸厚道的工人，也都被捲入犯罪的漩渦中；近日來的報上，篇連疊牘，也都是這種謀殺的新聞，看了這種新聞而無動於中者，大概也老早失去人性了。這種謀殺的風尚，隨時隨地，均有表現，表現於閭閻，表現於宿舍，表現於光天化日下的咖啡店，表現於更深夜闌時的住家內，表現於衆目睽睽的辦公室，一語不合則打，一事未洽便殺；政治意見不同要殺，黨派衝突更要殺，不殺便沒有其他途徑可尋，殺掉才是最後解決的手段；未曾深究內在的因果者，說是受了戰後無形的教養，再不然就是昔日械鬥的遺風尙存。

捲入犯罪漩渦的人，已經逐漸失去了理智，不合理的期望，那是極其渺茫的；但是他們不計後果，從前無邪的性情和坦白的耐心，漸漸被不合理的期望與煩燥所驅逐，冷靜的頭腦，也因心情的被誘惑而糊塗起來。像眼前的謀殺風氣如果不戢，確實令人隱憂重重；然而空談人性，又有甚麼用呢？要恢復人性於善良的一面，更非三言兩語便可解決，最緊要的問題，還是首先使人煩燥不安的生活境遇抬起頭來，但是害羣之馬，也不能寬予優容，這樣我們也只有希望政府能有妥善的措施而已！

打的行爲，是一種衝動，至於殺人，決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；環境與心理，可以使天下人多多少少成爲冒失鬼，所以僅僅呼籲人性，無甚裨補，希望法律救濟，也許能夠使人的獸性不至於淹沒了人生；我們知道人的獸性是自然性，人性才是一種社會性，要保證人的社會生活的正常性，那是要滿足人的生理慾求，先讓人民的

衣食無憂，人性也可以從獸性之中解放出來，那前進的煽動職業專家，他煽動與誘惑的伎倆，自然也會感到更困難罷。

青年與苦悶

青年對於苦悶的感覺，好像是特別敏銳，他們無論是太平盛世，或者是在政局動盪的時候，總會心煩意亂，無法寧靜；爲了生計的迫促，爲了求愛的徬徨，或者爲了一切的一切，都會引起了他們的不滿和失望；因爲年輕的人畢竟是天真的，情緒也比較熱烈，容易被環境的感動，意氣也較爲奮發，硬性有餘，堅韌不足，心有所思，總脫不離苦悶的景氣，如此整年疊月，儘在苦悶中過生活，那裏吃得消呢？

有人說：青年應該有春華之氣，說明白一點，就是青年要有蓬蓬勃勃的生氣；好像大好春光，萬物向榮，雖偶然遇着陰森森冷冽冽的天氣，向榮的花木，總不致被阻遏於陰寒的氣候中而枯萎凋謝的，因爲春華畢竟是春華，萬物依然在暗中滋長，不一定須要等待風和日暖，才會好轉；那種春華大自然的景色，正是給青年人的一種啓示，無論怎樣風風雨雨，總不能阻遏萬物向榮。

風人一夜失眠，難免胡思亂想，想想自己也是青年的過來人，曾經追憶了自己的許多過程，想起了許多世事，也曾看過了許多世人；世上的人，雖然有痛苦，却也有痛快，在自己最艱辛的一段路程，就是最甜密的一節迴憶；世上的事物，如能慢慢的讓我們靜靜去推敲，總有滿意的答案。對於青年人的看法，最痛苦者，並不一定是愚蠢，最會覺得苦悶者，倒是那些聰明人；因爲他們懂得失掉快樂的悲哀，這是我自己的看法，在失眠

的胡思亂想中，自然沒有什麼好道理，後來自己想想失眠沒有文章，未免辜負時間，祇好希望太陽的光輝永遠照耀青年們的生活路上，也希望所有的青年，永遠沒有陰暗的一面，麻木得像燒不熟的狗頭面孔，也永遠不會在青年羣中找到！青年們個個是體健力強，奮發有爲，偶然在生活路上跌了一下，也該馬上站起來，而且要很機智的再向前跑，不可遲疑，不能懈怠，雖然跟人家不上，也要向前力追，如果覺得寂寞與空虛，便是已入苦悶的地獄了，至其終極，赤心就會麻木，將永遠給生活支配於苦海的深淵中。

談 青 春

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裏，大家看女性唯一的資本，除了青春以外，沒有其他值得再提的；在女性自己的看法，也是在青春的時期才值得傲倨的，因此沒有一個女性不愛惜她們的青春，明知青春無法留得住，她們也要千方百計，去保留青春且慢去。就是因爲青春是她們的資本，所以在生活最感困苦的關頭，也不得不把青春賣掉！我們在社會上看過不少的女性，或被騙而犧牲她們的青春，或遭強有力的權勢壓迫，或被金錢所誘惑，把她們的青春販賣，我們也看過許多女性的青春橫遭竊劫，也看過多少女性因青春的消逝，而失去了保障的悲哀，結果只好飲泣吞聲，渡着淒涼的歲月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已難憑藉青春以謀生了！

我國古時，便有一句「人老珠黃不值錢」的話，時至今日，這句話非但未被時光拖進墓裏去，依然還是非常响亮，這正是障得男女平等中的一句口號；在男女之間的感情發生變化，雖然有了許多內在的糾葛，其實被遺棄的女性，大多是人老珠黃不值錢的；那些極平凡的仇離，當初男性的追求女性，方式或許有小異，但程序

大致相同；兩性邂逅，自然都是在芳年玉貌之期，女性雖不一定個個活潑娟秀，或是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，可是青春特有的姿態，也會被男性驚爲天人，因此一見鍾情，再會傾心，結果同居，這三部曲的所由來，多半是被青春的誘惑，迄至青春消逝，女人正在爲着留不住青春而顫慄，那知男子更快而起了變心，偶然爲着細故，便則攪擾到公庭，男的大都控女方妨礙家庭，女方自然告男方遺棄，各方既走極端，便成了一齣悲劇。

女性大都知道愛惜青春，但却忽略了珍惜青春；在現代的潮流中，以青春去鞏固自己的位置，或是謀取享受，雖然這是一種卑鄙的念頭，但是自動的出賣青春，那才真是可恥的。所謂珍惜青春，是要在「亭亭玉立」的時期，多多設想一下未來生活的遭遇，是千該萬確的必要；不要被高樓大廈，金碧輝煌的豪門所眩，因爲這種地方正是藏垢納污，專門購買女性青春之所；油頭粉面的潤少，正是購買女性青春的好顧客，青春少女，那是要特別留意的，風人苦口婆心。

論 中 年 人

說起了我們的中年人，大多容易興起老年之感，我國素重老成持重的人，因此甫到中年，便則裝出老氣橫秋的模式，在行動上處處表現其老經世故，在言語上更覺倚老賣老，但是果真到了「昏庸老朽」之年，那時又偏偏不服老，這大概也是受着我們孔老夫子所說「老而不死是爲賊」的影響吧。到了應該拖進墓裏去的時候，便說什麼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」。其實到了耄腰駝背以渡日的時期，就算尚有餘勇可賈，也不過囚首垢面談詩書，或爲兒孫敘述那些無稽的荒唐故事，健既不保，康於何有？雖云志在千里，亦徒空談而已。

想起了我們古代的祖宗，絕對沒有未老先衰的心理，他們更不逃避春蒐，夏苗，秋獮，冬狩四時的鍛鍊，在「四十強而仕」的鼓勵下，他們方要肩起爲大眾服務的責任，並不以爲上了四十年紀，便是「老耄昏惑」，應該打倒，實在四十年齡，才是身壯力強，正要發展生平抱負；他們既有生命力，遇事積極蠻幹，大家讀幾本書，也學幾樣武，不偏重文，也不怎樣於輕武，是爲允文允武，那裏像現代的人，多活了幾天，便興中年之感？想不到孔老夫子「三十而立」這句話，竟成了現代自殺的危險年齡！大家打不破那種舊觀念，因循而襲，社會既然看重老成，所以年紀輕輕，就要老成，以符社會之所期；此種觀念，壅送了無數有爲的中年人，自己的損失，雖然微之又微，可是整個國家的損失，那是大之又大。中年人的自暴自棄，其原因雖爲宗法社會所誤，而自己却是沒有自覺和自愛自勵的心；對於人生的責任，不願有積極性的担荷，以爲一人老境，言語便可放縱，生活無須嚴肅，失職可諉諸年老乏力，懈怠便說是血氣衰微，荒唐無恥，醉生夢死，均可抬出老宿的招牌，社會焉得不每況愈下哉？

談老人

世上如有長生不老術，我想秦始皇到現在也許還在統治中國的老百姓，但是返老還童的聖藥，却和花柳特效藥一樣輝煌於市，大概中國人恐怕老死的心情，是特別厲害，因此採陰補陽的說法，也就歷世而不竭，煉丹補身，尤是膾炙人口；可是中國有史以來，却未曾見到長生不死的老妖精，歷代醉心於返老還童的人，並不僅僅是秦始皇，因爲他曾派了三千童男童女去求仙，所以也特別有聲有色。歷朝帝王之崇佛佞道，何嘗不是爲着

求免一死？大學問家如韓愈，也會把水銀當仙丹，險險賣了一條老命，何況那些愚昧的庸夫俗婦？那得不羨慕呂純陽與何仙姑等八仙的活現呢？，因為中國人的心情，年老便想成仙，所以見着一個奇裝異服，舉動奇突，而帶有神經病的人，也會當做神仙看待；那些把泥鉢當枕頭睡在破廟裏或路上的乞丐，也會疑心是李鐵拐化裝下凡察塵世，這種怪事，時有所聞，可憐老人大多駐顏無術，到頭來也難免老大病死的。

一個人的年齡原有兩種說法，有實際的年齡和精神的年齡，這兩種年齡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；實際年齡：靈魂離開軀體，年齡也就一筆勾消了。精神年齡：即所謂長生不死，年齡雖然結束，精神却永遠存在。最可傷的是未老裝老，年未四十，便揆着短鬚睥睨一切，擺出老前輩的架子；或者是外青而內老，這種未老先衰的人，才要緊緊追求長生不老術，其實就是給他駐顏有術，多活了幾歲，不過也如行屍走肉，衣架飯囊，徒然糟踐了一些口糧，在別人的心目中，看他雖生不如死。

偉大的老年人，却並不斤斤計較年齡的長短，他還是不斷的去開闢年青人必須走過的坦途，無論如何斬荆披棘，完全不露出蒼老的狀態，讓年青人踏過他曾經灑着苦汗的路前進，也絕不把老不老，死不死放在心頭，古往今來，長生不老的人倒是很多，但是他們無需返老還童的葯，更不必採陰補陽，大吃其何首烏；就使他的白髮蒼蒼，看來還是比年青的人更加漂亮，在他們也不徒喚馬齒增長，只願以識途老馬的姿態，做個青年的引路者；所謂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爲孺子牛，」完全不放在心裏悶着，只要青年人有一條坦途可走，做了一輩子的牛，也覺得心滿意足，這種偉大的精神，才是永遠不會死的。

說老

日前談過一篇中年人，因此也想起了我國人好老的風尚，我國是世界上一個古老的國家，所以我國人也特別有好老的心性，除了女人而外，幾乎無老不吃香，有老皆上選。商場的招牌要老，社會的人才也要老；招牌非老不足以號召，人才非老不能成賢達，所以教書先生要老，因其老成持重，方能模楷學子，醫病的醫師也要老，蓋經驗豐富，脈理必精，開方必對，如是老藥方可以居奇售高價，老標頭不怕無銷路，老工人藝熟而流，巧奪天工，老媒婆言甜語蜜，姻緣易成，老奴才忠誠可靠，老和尚佛法無邊。酒非老不醇，薑非老不辛，物非老不成古董，人非老那能練達，此老氣之所以瀰滿全國，而老張老李便成爲最親密的稱呼了。

爲人之道，大多懂得老的秘訣，因此也懂得人情世故，嫻熟圓滑的處世哲學，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乃所謂「德高望重的老大」，用以訓誨一班毛頭小夥子，鰓鰓過慮，凡事均可「容頭過身」，因循姑息，這是風前殘燭，暮氣沉沉所不變的思想；生活的桎梏已放鬆，人生的天真也盡泯，雖然尙不至於昏聩庸朽，然鋒鋷已斂，率直的態態早經埋葬於過去的時光，凡有所言，宜以「識大體」爲標準，總要面面圓滑，處處顧忌，勞叨繁聒，無是非，無曲直，無真理；遇事則趨趨不前，看風駛舵，含糊苟且，易安協，快下台，勇於幕後抽線，怯於挺身而出，事事怕吃眼前虧，所以正義感也較薄弱，是故遮眼法多數出自老年人，陰謀家非老奸巨滑莫屬，國人好老的原意在斯，已老而不願認老之原意亦在斯。

談 老 變

一個男人，在青年的時期，規規矩矩用工讀書，到了中年的時期，也是規規矩矩的努力工作，但到了五十歲過後，就要尋花問柳，偷香竊玉，這樣就是叫做「老變」。但是中年納妾，到了老年要納妾，在中年時期續

絃，而老年又要續絃，這是另有道理，却不能當做老變論。

男人會老變，女人也會老變；有些青春守寡的少婦，在春華煥發的時期，雖然是菱鏡照孤鸞，形單影又孤，夜夜深闌獨宿，天天見景傷情，在那長長的苦悶歲月裏，好像是一股古井的水，永遠掀不起波浪來，可以很靜謐的挨過去，但是到了人老珠黃的時候，雖然已經是過了虎狼之年，才要再嫁人，這也是叫做「老變」。

老變有很多種，有的是內心之變，有的是外表之變，有的僅變言語思想，有的全變性情與形骸，有的不該變而強變，有的是應變而偏不變；有的變得非常好，有的是變得壞透了，也許是中國的老年人太容易變罷，所以才有一「蓋棺定論」的一句話。

老變總有老變的原因：有的是環境逼他不得不變，有的是被左右人物挾持，使他非變不可；當然也有爲着虛榮而變，也有爲正義而變，甚至爲着酒色財氣，爲着兒孫後福；或因傷心刺激，或因血統遺傳，凡此種種，都是造成一個人老變的原因。

俗語有一句話說：「三歲看大，七歲看老」，這不過指看一個人的大概輪廓而已。那老變是突如其來的，今天還是好好的常態，隔了沒有幾多時候，可以立刻變成了一個異乎尋常的人，使人難以摸捉，就是她自己，也莫知其所以然；關於這種老變的事實，在中國幾乎舉不勝舉，尤其是宦海人物，更覺車載斗量，夥頤侃侃，稍加思索，亦不難瞭若指掌；遠者可勿論，只在南洋一隅，眼前老變人物，言之更僕難終，自毀其歷史者有之，自敗其聲譽者亦有之，至忠至誠，老而彌篤者雖多，而仰慕虛榮，老而益熾者却亦不少。最可憐莫如那些被左右所挾持而不得不變者，他犧牲了自己過去的光榮歷史，損失了無可估值的聲譽，擺脫了多數人無條件的愛戴去換取左右人物的利益，造就了少數人的社會地位；那些人的高樓大廈，以及他們的政治資本，無一不是被犧牲者的細胞，所謂擁護，所謂捧場，均是爲自己打算盤，迫使一個人老變，正是陰謀家一貫的作風。

談個性

一個人總有一個人的個性，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爲的趨向，就是代表一個人個性的特點；你我的個性，也許不同，但是有時也能偶同。其實一個人的個性，並不是始終不變的，有因環境的關係，有因利害的差別；所謂自己的個性，也會發出了矛盾的兩極，人心畢竟是不能永遠安靜，也不能永遠動盪，在「動極思靜，靜極思動的」旋律下，當然是「無則求之，有則厭之」，這就是兩樣矛盾的發展；可是大多數人心與慾念，也永遠不會感着滿足，因此是非，善惡，喜怒，哀樂之變幻，也就長在漩渦中起落出沒，而人生社會，就變成一個謎了。

多數人總是在職怨職，果真離職，又是眷戀本職；在工作的時候，雖然不甚疲勞，時時希望有那樣長的一個休息時期，倘真有休息的機會，又是感到非常無聊；好像做教員，想要做老板，做了成年的小販老板，却又想再做了一回教員；做做苦力想踏三輪車，踏過了三輪車又想做苦力，窮漢羨慕有錢人，等到不幸中彩票，又說被錢拖累，不像窮時那樣自在；未做官罵官弄權貪污，一經做官，便則結黨營私；一面慷慨激昂，一面荒淫無恥，表面禮義廉恥，精誠愛國，暗中男盜女娼，賣國求榮，滿口前進民主，遇事頑固獨裁，大多言不顧行，口不應心，如此貨色，眼前社會，觸目皆是，個性矛盾之發展在斯，社會之所以成謎者亦在斯。雖然人各有樂，見其樂者係他人，人各有苦，知其苦者即自己；天下已無是非鏡，法律有時亦難辨其善惡。在現在與過去，在現在與未來，在現在的現在，在自己與別人，在自己與自己，也難明瞭自己的個性，爲什麼會變成兩樣？上述種種乃係多數人的現象，雖黨國要人，軍政各界，亦多一變再變，甚至於千千萬萬變，欲求一個性永遠不變者，實在難得；在兩個自己之間，眼前即使是假的，却也不錯，但是天下的事情，天下的道理，便日益

花花而不可窮究矣！

忙與閒

社會的人羣，大家爲着要生存，所以各人也要盡自己的能力去求生活，就是因爲生活份量的懸殊差得太多，社會上才會見出五花八門的動態；許多恐懼妬忌與煩惱，許多悲愁痛苦與怨恨，都是由這種不均的生活迸露出來的。人類求生的目的雖然是一致，可是生活的方式倒是非常複雜；多數人的生活在白晝，却也有把生命線建築在夜裏，甚至也有兩棲類的人，白天要工作，夜裏也有事辦，因此社會上便有忙閒的兩種人。忙者忙得發慌，閒的也閒得悶煞；其實忙人之中，也有一種無事忙，閒衆隊裏，何嘗沒有閒得悠然自得？因爲人類的心理與性情，各有不同，即使生活能得均等，其所反應的結果，自亦互異。心情好閒的人，事實上應該要大忙特忙，可是他仍然不要忙，總要想出一個清閒的機會去偷閒；反之好忙的人，雖然未受生活的壓迫，但是一天沒有事幹，便會覺得無聊苦悶，無事偏要找事，應閒却不願閒；不忙而故意要忙，這種人並不是反常變態，確實是心理與性情所使然；所以社會的一種制度，有人贊成，總也有人反對，贊成的人，自然有一篇大道理，反對的人，也未嘗無理由存在其中，不過尊重多類人的意見，才可以說是公理。

世事如果是能盡如人意，那麼人海中就永遠看不見漪漣的波光濤影，如果見不到人海中的驚險浪頭，人類自然也無所謂偉大，人類的社會，也就永遠停留於上古時期的狀態。所以有人說人類的進化，固然有了許多進化的因素，可是生活的不均等，也是造成人類進化的一種動力；近代世事動盪不靜，正是人類感着生活不均的

發酵程序；看看那種越沒有能幹的人，他就越多事務，身兼數職的傢伙，並不是他有能力，有機智，或者是聰明與練達，不過只有裙帶與靠山，弄成了一個社會上的忙人；這種庸碌的忙人，他們的享受，又是窮奢極侈，怎得不叫人眼紅？還有一種是文不能握管，武不能挑担，經商沒有常識，業工沒有技術，靠着少爺運，承受祖宗的家產，便要享盡人類聲色之福，整日爲醇酒忙，爲女人忙，畢生薰陶於酒色財氣的圈裏；不是忙着爲歌女大捧場，便是忙着爲舞孃紮台型，中午茶樓，晚餐酒館，看他週身潤綽像，揮金如土的氣慨，却也忙而特忙，究竟便是無事忙，社會上有這種忙人，不但無益且有害，他不過是製造社會罪惡的一份子罷。

我們再從另一個角落去看，那種清閒得無以自慰的人，倒是千千萬萬，他徬徨於街頭巷尾，他們的愁眉苦臉，便是向社會控訴的表示；爲什麼工作之門，餉他們以閉門羹？爲什麼社會要強迫他們清閒？這種閒人，他們是閒得太苦悶大慌張了！社會人事制度本來如此，誰也沒有那種權力去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規律，且看罷！革命的浪潮，究竟能否衝破這種舊制度嗎？

說狂

我們的孔老夫子，對於狂者的說法，只是進取勇往之徒而已，因有進取之雄心，往往至於不恭，不恭即謂之狂；在孔子門中，子路便有狂者之意，負兼人之勇，以孔子正名爲迂，所以孔子也曾說：『野哉由也』，『由之慧奚爲於丘之門？』已見子路之不恭了；蓋子路往往明知其才不能偏欲爲之，正是狂者之意。而孟子對於狂者的說法，也是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』可知古人之狂，不過勇於進取，以致有不恭的態度而已。在七國爭霸

的時候，士人偏於游說之學，以辯駁論爭爲上，口若懸河第一，小事要說得一篇大道理，大事更要頭頭是道了；因是難免無不恭之態，而狂士之名，也就不脛而走；大家爲着生活的壓迫，所以也不得不狂，誠如蘇秦說：『且使我有負郭之田二頃，我豈能佩六國相印乎？』這是說明他是被生活所壓迫，才要那樣勇往進取。想起了當時蘇秦在引錐刺股的夜裏，便知道他的狂了；有了這樣的狂態，也才有那樣成就，蘇秦所說的話，到現在看來，還是有一種得意忘形的狂態。再說秦用韓非以法權統一的主張，對於游士以文亂法，也把他們當做狂士看待，竟坑儒子方士多至四百餘人，從此天下士人，個個寒心，人人自危，不願再以頭髮試火，當然也不敢再狂了。我們讀史，歷朝創造帝業的人，無一不狂，漢高祖與明太祖，乃狂者之尤，即漢武帝與唐太宗，亦未嘗不狂，古時狂者，大都能成偉大人物，今日的狂者，究竟有什麼成就，我們還是沒有看到的。

古時之士，其志多在做官，能夠如孔孟所說：『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』的人到底是很少；因爲窮士寒士太多，必須出外謀官干祿，希望能夠解決生活，因此士之狂者也特別多。現在世界，畢竟是比較古時進步了許多，不僅士子有了這種狂態，就是其他的農工商，也都曾狂了；但是不畏強暴，耿耿堅貞的狂氣却是很少見到，彌滿於眼前社會的狂氣，倒是一股邪氣，因爲狂氣也有邪正的分別，中着歪曲的宣傳而發狂，爲前進所眩惑而發狂，誤解民主而發狂，妄想夢境而發狂，凡此種種，都是邪狂；邪狂之終極，其所表現的動態，可以使整個社會不安，我們眼看現在的馬來亞社會，總不能不承認已經被那種狂氣攪得烏煙瘴氣，雞犬不寧，以致工不能業於廠，農不能耕於田，商不能營於市，大家狂於暗殺，狂於搶劫，狂於放火焚燒，狂於威脅恫嚇，狂於樹黨惑眾，排除異己，狂於朋比爲奸，阿私所好，今日整個社會的狂態，當然可以造出了悲慘的後果，蓋無知的羣衆，棹樸的工人，易被蠱惑，稍灌迷湯，一經煽動，雖赴湯蹈火，粉身粹骨，也不遲疑，瘋狂既不可一世，當亦無暇考慮後果，更未能想到犯法的事，祇願任煽動專家之奴役，甘作良善者之公敵，爲了要做他人上爬